

# 哲学符号学



## 建立一符多义的动态符号模式

丁尔苏

**摘要：**20世纪初，瑞士符号学家索绪尔提出了一个二元符号模式，在学界内外都产生了重大影响。然而，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之关系并非他所想象的那样一蹴而就、单独对应，这就要求我们对索绪尔的符号模式进行再思考。几乎在同一时间，美国符号学家皮尔斯提出了著名的符号三分法，为后人梳理各类符号现象打下良好的理论基础。可惜皮尔斯未能清楚地阐释不同符号之间的相互转换，导致现今符号分类工作中的种种混乱。倘若在皮尔斯理论的基础上对符号的发生和演变给予足够重视，我们就可以建立一个能够更好解释各类符号现象的动态模式。

**关键词：**索绪尔，皮尔斯，符号模式，相似性推理，指示性推理

## Towards a Polysemic and Dynamic Model of the Sign

Ding Ersu

**Abstract:**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Ferdinand de Saussure proposed a dyadic model of the sign that has since been very popular in and outside the academic ivory tower. Concrete sign processes, however, do not always validate the simple and fixed one-to-on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ignifier and the signified as conceived by the Swiss semiotician, hence a need for improvement of his model. Almost at the same time, Charles

□ 符号与传媒 (19)

Sanders Peirce put forward his famous trichotomy of signs which has been widely applied in subsequent efforts of sign classification. What the American semiotician did not make clear is the relationship of transformation that exists between the three categories of signs. If that aspect of semiosis receives its due attention, Peirce's theory could then make a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to the construction of a dynamic model of the sign which better explains sign phenomena of all kinds in real life.

**Keywords:** Saussure, Peirce, sign model, indexical reasoning, iconic reasoning

**DOI:** 10.13760/b.cnki.sam.201902001

说起符号模式，符号学学者最先想到的可能是现代符号学创始人费尔迪南·德·索绪尔于20世纪初提出的二元符号构架，即能指与所指的一对一结合。事实上，在西方思想史的长河中，还有许多理论家也对符号的基本形态提出过自己的观点，只不过他们关于符号的阐述远不如索绪尔那样清晰明了，所以大多被人遗忘。

最先对符号之构成展开讨论的是古希腊哲人，其中包括影响极其深远的意义实在论的鼻祖柏拉图（参见 Ding, 2010, pp. 8-17）。在此后两千多年里，西方人对该问题的探索从未间断，各种理论层出不穷，五花八门。但如果仅从符号的内部关系项着眼，以往众说纷纭的理论大致可以归入符号“二元模式”说或“三元模式”说。德国学者温弗雷德·诺特（Winfred Nöth）在《符号学手册》中分别列举了这两大阵营的代表人物（1990, pp. 88-90）。为方便起见，本文作者将诺特书中两份表格译成中文，并稍作调整如下：

表1 二元符号模式概览

理论家	Correlates of the Dyad (二元符号之关系项)	
	Sign Vehicle (符号媒介)	Meaning (意义)
Augustine (奥古斯丁), 397年	sign (as thing) ( [物] 符号)	(other) thing(s), something else ( [别的] 事物、他物)
Albertus Magnus and Scholastics (艾尔伯特斯·麦 格努斯及经院哲学家们), 13 世纪	aliquid (vox) (一物)	aliquo (res) (他物)

续表1

理论家	Correlates of the Dyad (二元符号之关系项)	
	Sign Vehicle (符号媒介)	Meaning (意义)
Hobbes (霍布斯), 1640 年	antecedent experience (先行经验)	consequent experience (后随经验)
Locke (洛克), 1690 年	idea (概念) word (词语)	thing (事物) idea (概念)
Port-Royal: Arnauld & Nicole (波尔-罗亚尔修道院的阿尔 诺和尼古拉), 1685 年	idea of the representing thing (再现物的概念)	idea of the thing represented (被再现物的概念)
Wolff (沃尔夫), 1720 年	one thing (一物)	another thing (另一物)
Dégérando (德格兰多), 1800 年	sensation (感知)	idea (概念)
Saussure (索绪尔)	signifier (能指)	signified (所指)
Hjelmslev (叶尔姆斯列夫)	expression (表达)	content (内容)
Cassirer (卡西尔), 1923 年 以后	concrete sensible sign (具体感知符号)	content, meaning (内容、意义)
Bühler (比勒), 1933 年	representative (concrete thing) [(具体的)再现物]	meaning (意义)
Bloomfield (布隆菲尔德), 1933 年	speech sound, signal (语音、信号)	response in hearer (听者生理反应)
Buyssens (比伊桑斯), 1943 年	semic act (表意行为)	meaning, signification (意义、含义)
Jakobson (雅柯布森), 1959 年以后	signans (符形)	signatum (符义)
Goodman (古德曼), 1968 年	words, pictures, models, etc. (词语、图像、模式等)	denotatum, object (指称对象、客体)

表 2 三元符号模式概览

理论家	Correlates of the Triad (三元符号之关系项)		
	Sign Vehicle (符号媒介)	Sense (意义)	Referent (指称对象)
Plato (柏拉图), 约公元前 400 年	sound (声音)	idea, content (理念、内容)	Thing (事物)
Aristotle (亚里士多德), 约公元前 350 年	sound (声音)	affections (感受)	thing (pragma) (事物 [状况])
Stoics (斯多葛学派), 约公元前 250 年	semaínon (能指)	sémaínómenon, lektón (所指、意义)	object or event (客体或事件)
Boethius (波伊提乌), 约 500 年	voice (发音)	concept (概念)	thing (事物)
Bacon (培根), 1605 年	word (词语)	notion (概念)	thing (事物)
Leibniz (莱布尼兹), 约 1700 年	sign character (符号性能)	concept (概念)	thing (事物)
Peirce (皮尔斯)	representamen (再现体)	interpretant (解释项)	object (客体)
Husserl (胡塞尔), 1900 年	expression (表达)	meaning (意义)	thing (事物)
Ogden & Richards (奥格登与理查兹), 1923 年	symbol (符号)	thought or reference (思想、指称)	referent (指称对象)
Morris (莫里斯)	sign vehicle (符号媒介)	significatum (含义)	denotatum (所指对象)

仔细对照这两份表格, 我们不难发现, 其实在二元符号模式与三元符号模式之间并不存在实质性的区别, 或者说二元符号实际隐含着第三元素。如表 2 所示, 三元符号的基本组成部分分别是: (1) 符号媒介、(2) 符号意义、(3) 符号指称对象或客体。不少符号二元论者想越过“符号意义”这一中间环节, 直接将符号媒介与指称客体连接起来。但这种连接应该说是虚幻的, 因为它没有可能逃避符号意指活动中必不可少的“片面化”过程。赵毅衡教授在《符号学: 原理与推演》里这样论述符号运作之“片面化”: “被感知的不是物本身, 而是物的某些品质。物不需要全面的感知才携带意义。让物的过多品质参与携带意义, 反而成为表意的累赘。‘被感知’并不能使符号回归物自身, 恰恰相反, 符号因为要携带意义, 迫使接受者对物的感知‘片面化’”

使感知成为意义的‘简写式’承载。”(2011, p. 37) 虽然赵教授这里讨论的是符号载体,但他的精辟见解同样适用于对指称客体的理解,因为我们所获得的关于客体的认识也不是该物的全部,而是其部分品质。可见“符号意义”在符号意指过程中不可或缺。

另一部分二元符号论者只关注共时状态下某个系统中符号媒介与符号意义之间的对应关系,故而将符号的指称客体暂时搁置,但这不等于说符号意义与其指称客体毫无关系。实际上,任何符号的意义总是与某一事物或现象相关联,后者是前者的最初来源。从这个意义上讲,二元符号模式还隐含着第三者。以索绪尔的二元符号模式为例,他把符号分成两个部分,一个叫能指,另一个叫所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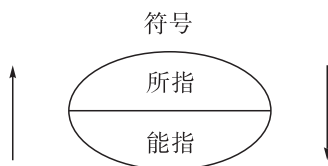


图1 索绪尔二元符号模式

索绪尔十分重视语言符号的任意性,指出同一个非语言客体或现象在不同语言里的体现各不相同,例如与“牛”的概念相对应的能指在英语里是“o-k-s (Ochs)”,而在法语里则是“b-o-f”。(1999, p. 103)但他的论述仍然离不开存在于语言之外的“趾端有蹄、头上长角、力量很大的反刍类动物”。用法国语言学家埃米尔·本维尼斯特(Émile Benveniste)的话来说,“在提及 b-o-f 与 o-k-s 之间的差别时,他无意识地依赖于一个事实,即这两个成分指称同一个实在。在这里,早先被符号的定义直截了当地排除在外的物体又悄悄地绕路爬了进来”(1971, p. 44)。可见二元符号只是三元符号的缩减版,而且两者之间的差异并非如诺特教授所说的那样“不可跨越”(unbridgeable)(1990, p. 83)。

更值得注意的是,二元符号模式与三元符号模式有一个共同之处始终没有引起学界重视,即它们都将符号媒介与符号意义之间的内部关系看成简单的一对一形式,从而极大地削弱了符号理论对符号现象的解释功能。既然二元论和三元论并无本质上的区别,我们不妨以现今流传最广的索绪尔理论为切入点,剖析一符一义静态符号模式的缺陷。

在其名著《普通语言学教程》中,索绪尔将语言符号定义为“一系列相连接的小区分,同时画在模模糊糊的观念的无限平面(A)和声音的同样不

## □ 符号与传媒 (19)

确定的平面 (B) 上面” (1999, p. 157)。他接着借用图像 (见图 2) 进一步说明声音与观念的连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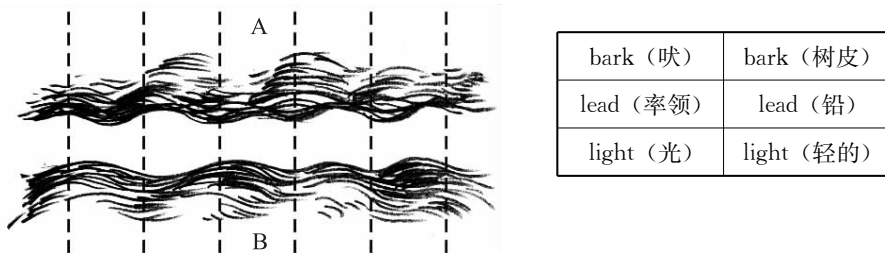


图 2 索绪尔的符号发生说

按照索绪尔的解释,不同的文化将原本含混不清的声音连续体和思想连续体切割为大小不一的单位,构成数量庞大的语言符号。由于切割方式的差异,不同语言的各个单位之间没有整齐的对应,所以说符号能指与符号所指的结合具有任意性。就符号的生成而言,索绪尔在这里提出的任意性原则不无道理。然而,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之关系是否像他所想象的那样一蹴而就、单独对应却值得商榷。

首先,索绪尔归纳出的语言符号只有两个组成部分,一个是能指,另一个是与其对应的所指。索绪尔 (1999, p. 102) 用拉丁语 “*arbor*” 一词和与之对应的 “树” 的概念来说明其闻名遐迩的 “二元符号模式” (见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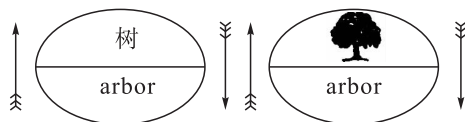


图 3 索绪尔的二元符号模式

应该承认,索绪尔的符号模式干净利落,丝毫不拖泥带水,这也是它在学界非常流行的原因之一。可惜的是,符号的具体使用过程并非如此简单,或者至少与之相去甚远。

翻阅任何一本字典,细心的读者都会发现与同一词语形式相对应的经常不是单个概念,而是几个甚至几十个相关概念,语言学家把这一现象分别称为 “同音字” 和 “同形字”。我们不妨从中、英文里各举几例:

表 3 英语同形异义词

bark (吠)	bark (树皮)
lead (率领)	lead (铅)
light (光)	light (轻的)
minute (分钟)	minute (微小的)
scale (鱼鳞)	scale (天平)
sow (播种)	sow (母猪)
tear (眼泪)	tear (撕)

表 4 英语同音异义词

blue (蓝色)	blew (吹 [过去式])
dear (亲爱的)	deer (鹿)
flour (面粉)	flower (花卉)
hear (听见)	here (这里)
mail (邮件)	male (男性)
son (儿子)	sun (太阳)
where (哪里)	wear (穿着)

表 5 汉语同形异义词

观 (看 [察言观色])	观 (居舍 [道观])
把 (扶 [把稳方向])	把 (介词, 引介某受动对象, 如“把他除名”)
房东 (房主人)	房东 (房子东边)
新生 (获得新生)	新生 (新来的学生)
白头翁 (鸟名)	白头翁 (中药名)
满堂红 (紫薇的通称)	满堂红 (形容全面胜利)
包 (负责完成, 如“包在我身上”)	包 (因虫叮咬而鼓起的疙瘩)

表 6 汉语同音字

āi	埃	挨	唉	哀
àn	按	暗	黯	案
ào	傲	奥	澳	懊
bān	班	颁	斑	搬

## □ 符号与传媒 (19)

众所周知,汉语属于单音节语言,其中同音字比比皆是,数不胜数,表6所呈现的几个同音单字只是冰山一角。

语言中还有一种常见的现象,即“一词多义”。就拿索绪尔自己采用的例子“树”来说,虽然在英语词典里“tree”只算一个词条,但与之对应的概念却不止一个。无论我们使用的词典规模如何,在该词条下面至少有以下几种含义:

名词:

1. 树; 树状植物
2. 木制用具, 木制构件
3. 树状结构; 树状晶体
4. (动物体内的) 树形分支管道系统; 支气管树
5. 树形图; 家谱图
6. 鞋楦
7. 圣诞树
8. (古) 绞架; (钉耶稣的) 十字架

动词 (treed, tree·ing, trees):

1. 赶得(人、兽等)上树躲避
2. 在……植树; 用树覆盖
3. 给……(或装置)木制用具(或构件)
4. 用鞋楦楦(鞋)

此外,某一表现形式可以与多个概念相结合的现象在非语言符号中同样存在,请看以下几个饶有趣味的例子(见图4、图5、图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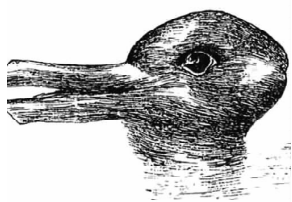


图4 鸭/兔



图5 贵妇/女巫



图6 马丁尼/女人

这里的三幅图像显然都具有“歧义”,由于解读角度不同,同一视觉形式可以与不同的概念相连接,我们不妨将这种现象称为“一图多解”。但无论同



音异义、同形异义、一词多义，还是一图多解，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都远不像索绪尔所说的那样整齐划一，所以有必要将其一对一的简单符号模式加以修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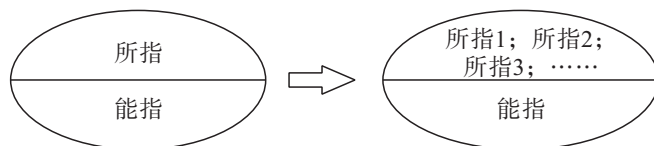


图7 一符多义的动力模式

与图7左边的二元符号模式不一样，图7右边新模式中的“所指1；所指2；所指3；……”反映了上文所讨论的“一符多义”实际状况。与同一符号形式对应的概念可能不止三个，所以在它们后面加上省略号。除此而外，省略号还代表符号的创新功能。也就是说，符号能指不仅与其现存的所指相对应，而且还能够与刚刚出现的意义单元相结合，产生新的所指。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的新符号模式是动态的。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跟大多数结构主义理论家一样，索绪尔通常忽略符号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张力。他在《普通语言学教程》里这样写道：“我们无论是要找出拉丁语 *arbor* 这个词的意义，还是拉丁语用来表示‘树’这个概念的词，都会觉得只有那语言所认定的联接才是符合实际的，并把我们能想象的其它任何联接都抛在一边。”（1999，pp. 101—102）然而，符号能指在实际使用的过程中有时的确能够与尚未被认定的所指“结下良缘”，而不像索绪尔所说的被抛在一边。这正是一词多义的符号最初得以产生的原因。

再回到索绪尔有关“树”的例子。英语中“tree”一词最初的含义只是“一种主干粗壮、枝节众多、叶片繁茂的植物”。我们可以想象，在近代历史的某一时刻，一位语言学工作者第一次让该符号形式脱离其传统指称对象（即枝繁叶茂的树），并在特定的语境下迫使其指向语言句子各个成分之间的相互关系（见图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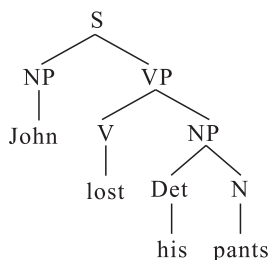


图8 语法树

## □ 符号与传媒 (19)

虽然这一新的能指尚未被当时的符号代码“认定”，但这不妨碍符号使用者根据旧所指（植物树）与新所指（语法树）之间的结构相似性将后者与“tree”这一形式连接。修辞学家将这种延伸符号意义的机制称作比喻。

用来拓展符号意义的还有另外一种常见的机制，即转喻。跟比喻不同，转喻的推理基础是现有符号所指与新生符号所指在时间上的顺序。如前所示，英语“tree”一词最初描述枝繁叶茂的活树，但它后来又被用来指称“木制用具，木制构件”（见图9）。这里的逻辑联系不难理解，因为从时间顺序上看，属于植物的活树在先，而没有生命的木具在后。



图9 “Roof Tree”作“栋梁”解

关于以上讨论的两种符号意义拓展机制，另一位符号学创始人查尔斯·桑德斯·皮尔斯也发表过十分精辟的论述，只不过他使用的术语不尽相同。按照这位美国学者的解释，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之间可以有三种连接方式，进而产生三类不同符号：第一类叫作对应符号（diagrammatic sign）或像似符号（icon），它与话题之间存在某种相像或类似；第二类叫作指示符号（index），跟指示代词或关系代词一样，它硬将注意力引向意向客体，但不加描述；第三类是普适性的名称或描述，它通过名称与所指内容之间的概念性联想或惯常的联系来指称其客体（Peirce, 1991, p. 181）。比喻依靠的是现存所指（植物树）与新生所指（语法树）之间的相似性，而转喻则有赖于前者（植物树）与后者（木制品）之间的时间顺序。需要补充的是，皮尔斯所

说的三类符号还会相互转换，比喻和转喻经过多次使用，符号能指与所指之间的连接就习惯成自然（参见丁尔苏，2015）。此时符号能指与所指的对应不再有赖于相似性推理（iconic reasoning）或指示性推理（indexical reasoning），而成为一种习惯性联想。皮尔斯把这一类符号称作“规约符号”。

跟英语一样，中文里一词多义的现象也比比皆是，有时排在同一词语形式下面的义项多达几十个。本文作者在《符号与意义》里曾经从中、英文各取一例进行比较（2012，pp. 77-85）。如中文的“打”字极其常用，它的义项有25种之多；英语的“break”也很常用，它的义项更是接近半百，因而给符号使用带来许多不确定性。这里的要点是，同一词语所包含的不同义项是相互关联的。请看《新华词典》里关于“皮”字的解释：

皮 [pí]

1. 人或生物体表面的一层组织：牛皮 | 荞麦皮 | 碰掉了一块皮。
2. 皮子：皮箱 | 皮鞋 | 皮袄。
3. （皮儿）包在外面的一层东西：包袱皮儿。
4. （皮儿）表面：地皮 | 水皮儿。
5. （皮儿）某些薄片状的东西：铅皮 | 粉皮儿 | 豆腐皮儿。
6. 有韧性的：皮糖。
7. 酥脆的东西受潮后变韧：花生放皮了，吃起来不香了。
8. 顽皮：调皮。
9. 由于受申斥或责罚次数过多而感觉“无所谓”。
10. 指橡胶：橡皮 | 皮筋。

显而易见，“皮”这一符号媒介的原初所指是包在生物体外的一层薄组织，但后来的汉语使用者又将同一个符号形式用于与之相似的事物，如“粉皮儿”和“豆腐皮儿”，这个从旧所指到新所指的转移依靠的正是皮尔斯所说的相似性。此外，有些大型动物的皮肤比较厚，人类经常用它们制作鞋子或衣服，并称之为“皮货”。动物皮肤在先，皮革制品在后，两者的连接依靠的又是皮尔斯所说的指示关系。可见指示性推理和相似性推理不受语言的限制，英文使用者必须依靠它们进行人际交流，中文使用者亦是如此。换句话说，它们不仅是全人类认知世界的有效手段，而且还是所有语言符号产生和演变背后的引擎。

## □ 符号与传媒 (19)

综上所述,符号,尤其是人类语言符号,绝非像索绪尔所描绘的那样是单一能指与单一所指的简单组合。在大多数情况下,能够与同一表达形式联合的是多个概念,构成所谓“多义符”(polysemy)和“同形异义符”(homonym)。更加重要的是,现有符号内部的诸多义项是相互关联的。符号意义不仅是过往交流活动的记录。随着人类生活的扩展与变化,我们的符号代码也不断得到更新。符号使用者经常“旧瓶装新酒”,借助“指示性推理”,或者“像似性推理”,从符号及其使用背景中得出新的解读。我们只有借助一符多义的动态模式,才能够令人满意地解释人类交往活动的实际情况。

### 引用文献:

- 丁尔苏 (2015). 释意方法与符号分类. 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6, 19-23.
- 索绪尔, 费尔迪南·德 (1999). 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赵毅衡 (2011). 符号学: 原理与推演.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 Benveniste, É. (1971). *Problems in General Linguistics*. Miami, FL: Miami University Press.
- Ding, E. (2010). *Parallels, Interactions, and Illuminations: Traversing Chinese and Western Theories of the Sign*. Toronto, CAN: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 Peirce, C. S. (1991). *Peirce on Signs: Writings on Semiotic by Charles Sanders Peirce* (J. Hoopes, Ed.). Chapel Hill, NC: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 Winfred, N. (1990). *Handbook of Semiotics*. Bloomington, IL: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作者简介:

丁尔苏, 香港岭南大学英文系教授。

### Author:

Ding Ersu, professor of Department of English, Lingnan University, Hong Kong.  
E-mail: ersuding@ln.edu.hk